

上湖文編補鈔

上湖文編補鈔卷下

錢塘汪師韓韓門著

永定河神廟碑

永定河爲桑乾下流起良鄉逕涿州過固安永清匯東安之狼城淀河注西沽由天津以達於海延袤二百五十餘里湍流蕩潏遷徙不常自我

聖祖仁皇帝大修堤埝肇錫永定之名我

世宗憲皇帝興建水利疏濬兼施我

皇上御極以來更復探本清源審幾度務時遇省方親臨閱視斟酌變通務令功垂久遠歲慶安瀾所以錫福於閭閻者至周且備惟是河流泛漫之虞多由積雨蓋雨橫則驟漲水漲則旁溢因以決隄奪溜乃屬理勢所必然而地之下口低窪防禦尤

爲不易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伏汛未屆水長丈餘十六日大雨一晝夜北岸六號堤工坍寬一十八丈全溜直注比卽兼程奔赴工所蒙

欽命少司空德公會同搶築正在盤壩進埽二十五日入伏越三日又大雨竟夜水益高而溜益急所進十三埽及二邊埽概被衝失乃更作軟廂草壩冀逼溜以歸引河六月十日草壩垂成而壩前水深幾及二丈激浪環濤勢難前進工所土埂尙留三道此豈頃刻所可成者寮屬百司相共默禱以祈神佑正當眾志憂疑之會水忽分溜六分直趨引河其舊河口亦走溜三分漫口僅劈溜一分耳自來治河俱必先合龍門而後放歸引河未有引河成於合龍之先者是匪謂有鬼神焉陰來相之不得也而尤有異者十六日夜河水陡長四尺壩沈水中踰二日

水落則見溜盡入河而合龍大埽歸然特立漫口漸就淤涸一望平夷更無坎窞凡閱三旬工已告竣因念草壩之綿亘河中者須築接壩之隄疏請興建一命旨允行共需工料白金四千五百餘兩所以成全功昭永逸也仰惟聖主厪已溺之盛心爲上天所降鑒而河神於以効靈誠宜立廟禋祀以合於古者禦大災捍大患之祀典於是庀材鳩工經始於乾隆年月至年月廟貌鼎新永定河道滿君請紀其事而勒於石余考金史大定間冊封盧溝河神而水復故道帝嘉歎於鬼神之感應不爽右丞相徒單克寧曰神之所佑者正也神受封號爰始於茲我國家崇廣德業成民而致力於神殷薦馨香歷時增盛則夫致百福而兆百祥自有上下同流而天人感召者行見平成之烈清宴之勳漸被於光天之下而豈特畿甸一方頌懷柔於底績

已哉

重修保定府城隍廟碑

古者天子有太社諸侯有國社皆爲百姓而立自郡縣設而太社以外概稱官社則但有大夫以下之社而已五代及唐乃祀城隍之神城隍神始見北齊書○春明夢餘錄曰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然城隍神之可考者北齊始見于史則赤烏所建之祠宋加封號始列朝典於以事神治人準諸未必便以祠城隍也國社制斯古矣直隸拱護 神京爲九畿之冠保定地當省會有肇域四海之義焉郡城北門之西舊有城隍廟與風神火神二廟相接規模宏敞每歲恭逢 萬歲慶辰呼嵩祝釐壇

誦是集其若月吉有儀祈禳有事致其明禋傾屬攸繫而乃積閱歲華漸就頽圯爰於乾隆己卯疏請廓新資奉 俞旨頒

給帑金數踰鉅萬遂以是年四月草圖練日程材飭工厥初經營棟隆叶吉復增修八蜡馬神土地等廟羣祀咸秩百廢具興

越明年八月以工竣 聞仰蒙 御書門額楹聯奎畫龍文照

耀乎重巖層構又明年

聖駕西幸五臺蹕路所經停

鑾入謁古稱聖王成民而致力於神協和人神典莫盛於此矣
比年來有祭而散有禱而格雨陽時若百穀用成而四方商賈
駢望輻湊貨別隧分攬捫脊至閭閻之間游泳和氣熙熙愉愉
以樂乎太平神之降康豈偶然哉昔唐開元親祀睢上詞屬儒
臣宋建隆整旅潞州禮惟遣告至如李陽冰縉雲之建置錢武
肅鎮東之著撰較斯殷隆抑同螢爝緬維周頌載芟所以祈也
良耜所以報也匪今斯今以似以續既膺靈貺敢忘嘉徵謹述
事紀年刻於麗牲之石

永年縣蕭曹廟碑

官治之祀蕭曹也攷之舊史而無聞求之百家傳記而不及然則祀事非歟是不然三代以上五服三典遠而無徵逮漢以三章除秦法嫌於簡略而文終侯九章之律作焉懿侯繼相壹遵約束史稱文終侯於秦時爲沛主吏掾懿侯爲獄掾並居縣爲豪吏豪者朋習吏事服所推服卽史所謂文毋害者也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而兩侯遂爲百世吏治之所師今天下郡縣治所凡千七百其所治皆吏事也所行皆律法也古者法施於民則祀之而奈何數典而忘其祖乎然何以不及黃帝之李法與虞舜之象刑也自古諸侯不敢祭天子故八蜡之先嗇爲神農四代之學舜禹湯文爲先聖惟天子得而祭之兩侯之祀夫亦猶蜡之司嗇瞽宗之樂祖爾矣永年署左向有賓館一區日

久蕪廢卽其地葺而新之而祀兩侯於中以補祀典之缺夫崇其祀者匪特重其報也蓋將做法其人而取則焉以文終侯之守筦鑰懿侯之務休息又必擇謹厚長者乃召爲吏其刻深欲務聲名者斥去之百姓所以歌畫一也不然官之操下急如束濕吏之文致工爲羅織而紕政日作淳源寢衰豈猶是蕭規曹隨所以爲一代宗臣者哉竊願與羣吏相共勉爲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也

重建宣化府懷來縣通濟橋記

懷來清水河之有石橋其所出來莫可考元揭傒斯憂瀉水

詩云長橋人並立還愛此河清陳孚

字剛中台州臨海人至元中署上蔡書院院長考滿

以翰林國史院編修攝禮部郎中使安南使還授翰林院待制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衢州厯台州路總管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詩云石橋百尺橫其下跨瀉水則橋當建自金元時至

明永樂間廢正德間重建未幾復壞萬厯中再建我朝康熙

壬午乾隆戊午雖遞加繕治但憑舊基爲一時捍禦竊念瀉水

來自延慶之海沱山由東北折而西南會桑乾洋河以注和合

口其性湍悍勢若建瓴故橋之興修工力艱鉅而浮沙乘漲迤

邐淤澱橋被衝齧傾頽則易至辛巳秋雨後水暴發橋東西券

盡圯行者藉其邊石架木以渡不有大工曷克經久比旣入告

仰蒙

聖恩指示

頒給帑金酌復正橋增展旁岸需費萬

九千八百八十餘兩自辛巳至於癸未而工告竣縣令左君世壽請爲之記嘗考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鄭注云川澤之阻則橋梁之爾雅隄謂之梁郭注云卽橋也石杠謂之倚注謂今之石橋廣雅云倚步橋也是則橋之名雖不見六經其制當自古有之第所謂橋者不過如詩傳言石絕水曰梁孟子疏言整其徒步之石歲有事焉而不必若後世之虹舒電拖者井地經界五溝五涂水多散出之道則自不至至積而爲害逮阡陌開田無封洫水有利有害秦漢以還人始以橋爲利唐六典稱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凡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事與時行亦曰惟懷永圖已耳聖天子勤恤民瘼一橋之成不惜鉅萬之費嗣是東達神京西抵山右北出獨石張家二口輿騎驅馳負擔繹絡莫不康衢鼓

舞頌底績而慶安瀾也昔張燕公作蒲津橋贊曰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夫蒲津之橋連艦橫鉅開元間特以鐵代竹而燕公贊之如此況於今之穹窿懸磴其爲德更何如哉抑思底績之熙孰不當兼有是四德者而豈獨橋之利涉云爾哉

重修唐縣學宮記

代

唐縣儒學志乘謂創自唐開元間金泰和四年重建考唐制學

有六皆隸國子監在外但有文宣王廟而已

三代以後之學漢制郡國曰學邑侯

國曰校其在史冊可考者西漢之文翁東漢之李忠寇恂任延
秦彭鮑德皆太守也辰陽長獨有宋均魏晉但聞郡學而縣無
聞焉隋文帝且有廢州縣學之詔唐高祖開元二十六年曾令

武德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尋廢郡縣鄉里置學殆如後世之村塾義學卽一縣且不知凡幾蓋

廟公而學私也宋仁宗之命惟藩輔始得立學

晏殊傳仁宗時知應天府延范

仲淹以敎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及後范文正公建議乃詔州縣立

學而神宗元豐時諸路州府學官僅五十三員不惟縣學未立

卽郡之小者猶未有矣仁宗慶厯間始許置縣學

仁宗時王隨知通州以州

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遣子弟就學

云許置者爲私置學舍者言金泰和四

年卽宋**靈**宗之嘉泰四年河北屬於金者已八十年矣古者學

與廟分故郡縣有學者少宋後卽廟以爲學元人每稱廟學

元世

祖至元時命雲南諸路皆置學以祀先聖

志言金重建者亦是建廟元致和距金泰

和又百二十餘年廟學合一故制加詳也名宦鄉賢二祠建自

明宏治時

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啟聖祠至嘉靖乃建而明倫堂與

進德修齊諸齋則嘉靖二十五年始備也萬厯中雖經修葺到

今且百六十餘年日就傾圯某自乾隆二十九年冬來爲學博

覩此摧頽急思昇建爰與司訓馬君移牒於邑侯郭君集紳衿

以共議莫不踴躍輸助更擇其中賢能者董理其事經始於乾

隆三十二年正月及次年九月落成殿廡門垣基趾式廓更念

諸祠列在明禋豈可以籌費不敷而中輟凡學皆有尊經閣而

北地多祀奎星雖其說出自道家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乃復別

爲設法措置一一而更新之至於弦誦有舍講授有堂正謀以

漸繕治告厥成功而以秩滿將謁選留此未竟之緒耿耿於心
敦促儆裝行有期矣爰述顛末刻石以紀之亦以誌勤拳之意
云爾

重修廣平府學記

漢自文翁守蜀郡作講堂石室而高朕因其基以成禮殿他如
寇恂任延秦彭鮑德並以賢太守宏長儒教興建學庭遠紹三
代之軌隋廢郡縣學唐復之迄於宋而猶多未備今則郡國莫
不有學矣顧不能保無傾圯而不葺者其能興廢舉墜則時論
美之創與因今古不同而敦思則一也廣平府儒學規制宏敞
於畿南稱最比年來風雨摧剝垣壞而棟撓所不免矣今郡守
高密單君洫任之始祗謁黌宮卽慨然於鼎新之舉自乾隆丙
戌庀材鳩工至明年丁亥而工竣凡殿庭樓閣內廡外祠重門
列舍繚以百堵煥然一新爰核其寬廣丈尺之數繕劄繪圖請
爲之記余惟 國家所重乎學校者豈惟是陳俎豆以奉明禋
立博士以待登進已哉魯之僖公頌宮修而頌聲作其詩首稱

思樂泮水至再至三此不徒美其蒞止之車旂甚盛也曰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則從學者眾矣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則勸學
者詳矣其上穆穆明明以敬明其德其下濟濟蒸蒸以克廣德
心史克之頌頌其以德化焉耳夫廣平之儒術亦屢更矣自漢
至唐若毛公之傳大小戴氏之記劉氏劭之孝經張氏揖之廣
雅賈氏公彥之疏並功在於六經宋元來李文靖沆李忠愍若
水王文忠磐申端愍佳允事功節義史傳輝映後先逮國初三
君七子更以文采風流稱詞宗於河朔後來學者或因之蹈末
而遺其本懷古之士未嘗不致想夫在昔先民何其說經之鏗
鏗而修行之卓卓也昔蘇氏釋魯頌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之義
曰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眾不能服
也則夫所以長育而興起之者菑畚經訓固於多士有厚望焉

抑在我任司牧之責者上佐

聖天子棧樸菁莪之雅化而追跡乎漢循吏之躬行以勵其風
節於以上歌而下舞有本有文當不僅勸以官祿之區區者矣

重修滿城縣儒學記

州縣廟學之有記唐以前僅見也至宋而盛宋之州縣多有未立學者卽如滿城縣學建自元世祖至元二年邑當張柔徙治之後歷四十年保州廟學旣備次及屬縣以補唐宋數百年之闕典又踰六十年至文宗天歷重修始有記嗣是雖屢葺治日久傾圯亦勢所必至今明府唐君自初蒞任卽慨然謀鼎新之因於明倫堂彙士集議眾咸踴躍襄事諏吉於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費白金四千餘兩工將告竣乞余紀其事以書之碑余惟唐宋之代學有廢有立旣立矣而縣之學者或寓於州惟廟以春秋釋奠而常存亦往往廢不復理其見於文可考者唐曰文宣王廟宋曰夫子廟蓋有有廟而無學者而國學鄉學之設或別稱書院初不必處處有之今天下縣必有廟廟卽爲學崇聖

人之祀學聖人之學教化之廣卽道德之一也 盛世重熙累

洽九經修明經 三朝之述作廣大精微垂示萬世而黌宮精

舍賢有司隨時繕完無因陋之嫌有棟隆之吉於焉奉明禋而

習教事士子幸際昌期宜何如其奮興而鼓舞也滿城故有唐

張燕公及元郝伯常兩讀書堂是皆寓賢耳而陳迹所存至今

令人低回留之不能去夫燕公但以其文崇雅黜浮人推大手

筆夫豈得如昌黎韓子起衰濟溺方之禹功伯常雖以節義著

稱其生平撰述亦豈得如許吳兩文正公卓然紹濂洛之統緒

則使後之學者知致力於身心性命遠追韓許吳諸賢而又何

羨乎明庭視草之榮與使館著書之富也記有之學然後知不

足教然後知困所願絃誦於斯者日盛之德與輪奐而同新切

切祈祈教學相長余竊有厚望焉詎惟是歌泮水而頌落成已

哉

重修保定府旌忠祠記

有明楊忠愍公之祠建於保定者有四而其在布政司署之南者爲最先聿自嘉靖四十五年穆宗卽阼詔卹直諫諸臣以公爲首隆慶初又從巡按御史郝杰之請建祠保定名曰旌忠以視府西關及容城定興之建祠於萬厯天啟時者俱在後也我朝定鼎燕京順治十三年我

世祖章皇帝因覽明史及咏浩氣丹心之句作楊繼盛論又作表忠錄序方之龍逢比干乾隆十五年我

皇上秋巡嵩洛道過叢祠御製七律一章先後摹勒貞珉豐碑照耀蓋忠臣之遺烈鏘洋得

大聖人之評論品題而益爭光於日月矣惟祠自康熙間中丞奉天于公經理以後制府桐城方公於乾隆丁卯任方伯時載

加修葺到今二十餘年漸虞頽圯承乏藩垣急思鼎建更念先賢俎豆之地隨時繕完固司民牧者所應爾然待其敝而更新要不如定其經而使可久也用是捐輸廉俸庀材鳩工規置式廓復於隙地構屋十有五間賃之商民核其租直責成於恆裕庫大使俾專掌之列入交代以供歲修經始於乾隆三十五年月卽以是年月落成一時寮屬士民咸忻歎於經費之可無闕也而余則猶有未能釋者昔唐太宗於貞觀十九年追謚比干因下葺祠之令至天寶十祀李翰拜祠下而刊銘距貞觀閱百年矣而甲令視同羣望今公祠內奎章炳煥何啻孔子有題比干墓之書而展禮明禋凡有官君子亦宜遠媿唐賢無忝也所期踵事而襲迹者事神治人毋或因循廢弛以永昭乎勸忠而崇德是則區區之悃所厚望於來茲者矣若夫牆宇之位置

朔望之香煙出入有籍勤惰有稽有要有詳別具善後之條約

重建宣城濟川橋記

宣城東有大溪二其一自後潭東溪迴曲而下作何字形曰何

溪青蓮詩所云洗心何溪月是也

青蓮別韋少府詩一本作洗心何秋月誤其一來

自新田山匯國涇縣之水經數十里宛委以達因曰宛溪青蓮題宛溪館寄崔侍御諸詩皆是也乃他詩又有云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兩水卽何宛二溪而雙橋則宛溪之鳳凰濟川二橋也橋並建隋開皇中但伐木爲橋耳宋梅聖俞和馬都官宛溪浮橋詩云白雨繁大竿斷虹生橫舫其制至宋未改也明正統間郡守袁旭築石橋閱二百八十九十年民賴其利乾隆二年冬濟川橋圯圯則更造舟爲梁每當水漲纔絕民病涉焉張君來宰是邑慨然謀建復之捐俸倡導經始於乾隆五年某月至七年五月落成凡費白金四千兩舊橋門有五今易爲三而

境加擴度地揆時惟所宜耳張君名大宗字晴壁由麻吉士出
知宣城縣事浙之仁和人

清苑水埵頭村重建石橋記

保州一畝泉之名始見宋史自渝河伏流湧出於滿城爲尙泉其寬一畝流經清苑倚郭之地因名府河逕安州入新安達任邱歸澱以注於津海其水道所經既資宣泄灌溉之利而隄岸相望往來行旅恆藉橋梁保定府治西水埵頭村舊有九洞石橋建於興隆寺前其創始應在前明我朝康熙間載加修築乾隆三十五年夏大雨踰旬山水陡發橋爲衝齧行人病焉里人尹美等創捐集費經始於乾隆年月至次年月工竣里中紳耆介何生請余爲記余惟石橋之制古未嘗有也爾雅曰石杠謂之倚郭注曰今之石橋而廣雅則曰倚步橋也是石杠云者但如孟子疏言整其徒步之石初非後世之壘石懸磴可比也漢魏長安之石橋三輔黃圖僅稱石柱至隋乃有趙州之安濟

與安肅之徐河南和之澧水又歷宋元明而石橋無處無之其視造舟橫木較爲一勞永逸矣顧嘗考唐六典言天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修自國工者此數則其爲民庶自修者不知凡幾夫豈不賴有急公好義之人乎是以古無水利之說水之有利以有水害而見之也古亦不傳有好義之人人之好義以徇私者多而好義者乃可貴也一人爲倡而眾助成之一鄉有人而四方則倣之勿謂一橋之成祇爲一鄉一邑利也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由此可徵歟

曹河慈航寺留養局碑記

昔昌黎原道終之以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張子西銘至比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孤寡爲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蓋仁者萬物一體而所以發政而施仁者必以焚獨爲先是以周官有大司徒之保息所屬復有遺人之委積儲備於路室候館以養老孤而待羈旅保息有六在荒政十有二之外委積則取諸國用之餘以時頒之而必曰巡而比之又夫懼夫經理之非人預防其侵擾也直隸留養有局計五百六十一處若安肅之慈航寺良鄉之永保堂內邱之圓津巷所養尤眾往余爲總藩時有曹河僧元通發願募化余爲拓地建屋顏其坊曰給孤獨園寺曰慈航寺嗣是局基日廓養踰千人乃鑄大鬴可供四百人炊僧與貧民共哺而食又置棉襦袴以散給之乾隆己卯嘗彙

通省輯成養局案記到今又十年矣向時曹河設土房二十八間今另建瓦房四十八間工既竣寮屬紳耆僉以碑文請余惟宋史所載富鄭公之在青州也河朔被水之民就食者公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萬區簡老弱病瘠者廩之死者爲叢冢葬之滕章儼之知鄆州也淮南京東歲飢民流公度城外廢營地諭富室建席屋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是皆一時權宜之策以較周官立制久暫有殊矣而卽此可見古人盡心力於窮民周詳若此養局本此意而更歲設以爲常數十年來慈愛之守令樂善之士商踵行之增盛焉而任事若元通者誠心無間於始終是並足以書也若其田地村落所在與夫畝數之多寡歲月之後先具書碑陰俾後來者有考其規條載在案記者刊布已久此不重錄云

淀神廟增置香火地記 代方制軍

古者名山大川之祀各舉於其方而記稱三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近代興建祠廟凡皆爲百姓而立旣列在朝廷之祀典而有司更爲設置守人畀之恆產於以協和人神而常新其廟貌也京西潞滌諸水上溯石景盧溝其名散見宋元河渠志槩百家紀錄者約言之則爲東西兩淀乾隆丁亥二月荷蒙

皇上巡閱工程 御舟所經帆利波恬聿奉 德音創立淀神

廟相度基址於霸州城南玉帶河北岸以是年秋庀材鳩工至次年春告竣復蒙 聖駕親臨錫以 睿製詩章 特書匾

額兼樹豐碑爰自鼎建以來安瀾誌慶沿淀百室婦子荷插成雲嬉遊樂土因而商賈輻湊四方攜挹而來者成都會神之降康其廣且捷如此余思夫春露秋霜用昭格於禋祀而旁風

上兩端有藉於歲修啟閉須住持之僧朔望有香燭之費此非經畫無遺何以歷久罔替遂乃捐俸首創期買善地以益之而余適奉 恩綸巡撫山左俶裝啟行及冬初乃以會勘河道載涖畿疆旋膺 特命晉秩直隸制府卽於途次拜印任事會霸州牧王道亨來謁知已於廟旁得地百畝諸費有資並請記之以文余惟成民而致力於神者古之訓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者亦自然之道也維神以聰明正直能滋養潤澤乎蒸黎要皆由

皇上以恤民爲事神之寔克召清宴之庥徵我有官司牧盡禮備物不懈而益虔所以仰體

聖天子崇德報功之至意誠恐典制有所未盡也而豈徒以祈福祥於獻享也哉至於地畝之弓口號段具書碑陰使夫後來

者有可稽核云爾

京寓上湖草堂記

上湖者錢塘湖也草堂主人家錢塘湖之濱而職侍從於京師
鄉土之懷遂以顏其草堂也孰爲之題嚴陵宋峯山先生所書
也草堂者僦屋也非所有也聊且以乎慰羈望而錫之名忘乎
其非有也蓋主人嘗乞畫者繪草堂之圖矣依林麓結屋數椽
門兩版周遭竹籬一角雜花蔓延室安低几書幾卷漁歌者流
乎抑進於此乎不可得而知也繞門樹落落成行樹下繫小艇
出草際僅半隔水隄岸如帶柳千絲桃始華雜雨其間倒影擲
像欲出湖中十錦船棹東西指可識也有若泝草堂來者主人
之友城南之徒歟湖山之風景可懷而朋徒會合之緣尤足貴
惜而增感也今之草堂者異是破屋數間而已矣粉堊脫落白
墀之所糊取障陋劣足矣簾鎮日下客亦不大來來者其性情

大都主人類也軒騎往還少故戶外埃壒視他路場常減主人
無事把圖而沈吟迴翔草堂之中以爲樂居無何將鼓南柁或
人曰主人其眞歸於上湖之草堂矣然而主人素攻苦無草堂
贊一畝之宮亦不甚似圖之云云也期既屆治裝別草堂而仍
東草堂之圖攜以行

祭制府方宮保文

台衡不足爲公榮古稀不足爲公慶所不朽者在敷沃之致
主作心膂股肱所不忘者在好惡之司民有禮樂刑政故公之
生也如風調日麗而照拂之所不及猶聞或有後言今公之亡
也如棟折榱崩而身後之所追思必逾遠而無竟一時燕趙之
編蓬與幽并之邊氓茫然喪其所懷來矧以舊日之治民爲同
時之賓客而依倚正當其極盛夫以公功名之立眷注之隆人
生不過數十寒暑而公則已高朗而令終獨恨其不得功成身
退徊翔梓里而柳吟花醉以佚老於栢園之中不然則河渠之
書房從之譜一二年可以卒業庶不負槁垂成而易紙書臨發
而開封願以公勝情至致常以烟雲供養風雅自命其不傲而
不昧者可信所樂之非窮通而其於一書塗抹畫截細書側注

皆其精神所結安見後來者樂成人美不爲人心之所同然則
公雖乘化以歸盡曾何遺憾於厥躬而某等所雷嘆而屑涕愴
神而斷魂則以藐孤之未成立而家督之無其人然觀公子秉
氣之清秉性之仁卽今居喪極於哀戚預識萬行起於五倫惟
冀身康強而逢吉自必家聲克紹卽使無高爵厚祿亦不忝乎
世臣區區此心可以無言而何心不言相對靈而訴慙祈昭鑒
於在天

楊中堂夫人郭太君祭文

代

嗚乎采蘋之敬葛覃之勤樛木之和鳴鳩之仁昔分揚於化國
今萃美於德門故生榮死哀旣景音徽於朝野而帟舒俎徹尤
慟寮吏於屏藩維夫人以汾陽之華胄歸關西之大賢孝行早
聞於蘭閣懿文旋著於香軒昔我督相子舍周旋依牙旗於輦
下侍油幕於日邊敬事尊嫜近保塞三陵之地承歡溫清繞樊
輿一畝之泉爵未列於三公位上名已顯於五十載前自夫程
材粉署出馭朱轡柳子灑龍城之墨范公輯桂海之編左右江
分而巡省東西粵控以平反方伯揚鑣於湘浦中丞攬轡於湖
隰凡厯遷除夫虎節孰非得內助於魚軒逮七閩轉都鈴之旆
而五茸泛迎養之船雖時過胥岡之麓固常迴薛濺之灣會
翠華之南狩降翟茀以迎

鑾拜

慈甯而奏對預宴

賚其頻煩訴宦立於累世及家務之羹羹閱丁壬而載觀被膏
澤以銘鐫其時三台炳曜六相虛班金甌之下由 殿陞沙路
之闢以鼎鉉嗣掌工虞於斗極更憲文武於海山出將入相外
攘內安而夫人方攬勝九峰之阜投丹五色之淵荏苒兼冬而
疊暑優游夕膳與晨餐及今壇登兩輔地鎮三關辭崑岡而始
將輿駕溯瀛海而遞見帆懸文孫挾蘭芽之秀質愛女攜柳絮
之賢媛邇乃相莊鴻案列侍鳳冠仲子趨承見儗裝之繹絡長
公符守聽報帖之喧闐顧槐陰其蔚若聳柏幹以依然歡筵張
於月榭吉席展夫風欄正娛心於觀聽接情話於團圓獨奈何
變生於无妄而景命之不延也夫以夫人祿綏餘慶福履其旋
上壽過古稀之享 龍章沐極品之頒早奮龍頭應天時之
霖雨齊飛鳳翮迭 皇路之騰騫雖金母別木公而微憾要黃

封接丹軸以聯翩惟是^某等夙欽闔則近戴坤元敢比苔岑托
紀羣於末契共依廈庇儕郅阮於屬員悲引輶之有期永懷令
範念升堂之如昨莫覩慈顏踟陳詞而薦酒橫涕泗以沈瀾嗚
乎哀哉

又祭楊夫人文代

嗚乎昔班姬逝而漢后舉哀富母亡而宋宗罷宴此皆金章紫綬膺隆禮而被崇封而天又錫之以洪算高朗令終曾不少留遺憾而朝野之痛悼深焉者是惟懿德淑行爲當代之女宗故生榮死喪不僅在托廈庇而仰慈蔭者也而況其聞服之有素也於惟夫人以雲霄門闕作配德門自在蘭闥夙嫺女史洎歸我宮保中堂大人相敬如賓上事尊嫜克盡孝道閱十有九年翼翼矜矜久著禮法於宗黨聿由郎署初領瑞符一麾出守夫人乃偕隼旗熊軾臨蒞粵西嗣是厯觀察擢行臺行省以晉大中丞凡湘南浙西建牙開府之地夫人夙以操持內政而贊襄乎治理者且三十餘年矣丁丑 聖駕奉

皇太后南巡夫人出迎輦道

聖母於城內及湖上離宮

兩次 召見奏對移時 賜陪曲宴賚子頻頻未幾有總督浙閩之任時長公已董漕松江板輿來迎循陔采蘭就其潔養逮壬午 鑾輅三巡復以盛典再過武林

皇太后慈顏顧問宴賞有加一如丁丑之優渥而且有過之嗣是我督相大人晉拜宰衡功崇變理且歷工虞之任出制百粵入總五刑而夫人在南中隨事平反不啻房景伯鄭善果之母裨益於政治良多也今督相秉鉞封圻維此節署爲 誥贈

光祿公建牙之所龍槐此柏五十年來蒼翠猶舊迴憶夫人昔日羹湯饋食風景不殊乃更錦帆北上冢婦童孫相攜列侍而且愛女至自瀛壖哲嗣來於計省一堂燕喜情話纏綿時長公擢守鎮江欣聞吉報驚遷燕賀會萃德門夫人神明不衰常膳有進膺 九重之綸綍合三世之顯榮自此天錫純嘏齒越

期頤仁者必壽理有固然而乃厭世上仙婺輝忽掩凡在倂幃
之列孰不景行而昭銘至如○等戴慈雲之近庇慚爲百城領
襲所以佩德者尤深而其爲感恩者逾切也已焉哉金風颯颯
寒露淒清潔椒漿以薦馨同聲一哭冀神靈之鑒此悃忱也嗚
乎哀哉

寄莫方參議文

柳子有言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此自古而已然詎仁者之必壽若君子之行已在竭力與致身苟以身而許國曾何畏乎邇迤故以死勒事載在祀典而匪躬之故乃曰王臣維公作赤嵌之循吏踰清礪之橫洋三渡鐵沙竹灣通其花嶼再辭淡水荔丹映乎蕉黃胡奇禍頓生乎颶颶而福星遽實於蠻荒慟磚城之葦屋泣鍼路之浮艤百寮聞風而屑涕

九重

錫命以褒揚方有加而無已要雖死而不亡獨是篤嫺戚之至情交積久而逾密經朋息而閱宦遊歷三十年如一日憶夫學林談藝國器名編時臨池而起草共命筆以謀篇一字之安競推敲而斟酌一意之得互欣賞以流連案紙如銀而並坐脂燭入試以差肩愧躡塵而殿後輸得路以登仙至如勝引過從嘉

賓式燕令徵事而惟所爲酒無量而不及亂觀濤羅剎江邊放
棹金牛湖畔巍峩三竺之峰窈窕九溪之澗探洞壑於紫陽眺
亭臺於大觀偕莎坐以蒔行各掉頭而揚腕亦有二三同調方
當三五少時見舞筵之垂手入綺席而軒眉錦纏頭其有贈詩
託意以無題時而投壺按節射覆爭奇楊大年有鶴格之戲葉
潛仲能象變之碁胥厯厯其在目竟轉盼而都非昔我麻衣值
公吉服重聚首於里門述情話於鄉曲江干之別袂依然天末
之離羣不復公臨七閩我溯三湘困魚鱗於溟漲羈雁羽於衡
陽並官評之未免嗟人事之靡常幸而玉磨愈瑩劍淬有芒沛
新霑之澍雨憩舊植之甘棠屈奏課而稱最期入覲於 帝闈
駭鵬鯤之怒徙遭賢哲之淪喪人不可贖天各一方或有告焉
驚猶難信旋有聞焉疑於何問倏邸報之傳抄果事真而堪訊

逮凶訃之詳言有長號而萬恨嗚乎哀哉宦何地而非海海何
日而不波生也有涯命也匪它惟未得憑棺以一慟空復感疇
昔於義娥逝者長已矣存者悲若何縱言情其安極聊招魂而
作歌歌曰魂兮歸來別陽侯些靈均任石匪匹儔些魂兮歸來
棄荷蘭些裸人叢頓曷盤桓些魂兮歸來閩之山不可以托些
砢巖懸磴窘憩腳些魂兮歸來閩之水不可以泳些崩淪迅洩
阻繫榜些魂兮歸來度霞嶺些輿轎恬漠巖道無梗些魂兮歸
來泛家江些蒲帆霍繹十里九瀧些魂兮歸來徐迴故林些湖
雲江樹愜披尋些魂兮歸來翔步新室些重巖層構居安吉些
歸來歸來上承天眷些顯秩升階賁鄉奠些歸來歸來下垂
庇廕些青螺代綰光鉛槧些嗚呼哀哉盛年難可再思夢有時
來三千里路酌一栢靈其有知鑒余懷嗚呼哀哉

編修何先生墓表

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錢塘何先生沒於鄉明年三月十一日葬於西湖大方井邵家山之陽孤陳調等囑爲表墓之文表曰先生諱玉梁字韋江號棹亭先世紹興上虞人明洪武間遷錢塘祖蘭旌府學生父喬雲以進士知郴州桂東縣事者十有二年吏部行取例進主事謝病歸而講學學者稱會園先生子三人先生乃其季子幼聰悟與兄舉人璟栗號二神童稍長受學毛西河氏西河集所稱何童子者是也年十七補縣諸生三十二舉省試三十八丁父憂服除舉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授今官四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以終養乞歸先是會園先生里居爲會城紫陽書院山長擇後進之殊尤者與先生昂弟結文社先君子與焉于是

有婚淵之訂先生歸踰年當事復延主講席則師韓請業焉歷九年生徒祈祈悅學醉義經術嗣美才難向歆雍正六年丁母憂又十二年丁生母憂先生年耆不毀矣又九年乃沒人謂先生位不稱學故事可傳載不越於鄉惜也然設使先生躋高位日在朝廷而倚閭之望有不清夜思之而盡傷心者乎嗚呼先生自此無遺憾矣其生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九配陳孺人州同知志章女子四人陳調少從先君子遊雍正壬子某與同鄉舉中乾隆丁巳進士除知河南鞏縣維熊雍正乙卯舉人嘗聘師韓之第六妹未成禮而妹卒陳鯉乾隆辛酉舉人陳燾仁和縣學生女四人壻吳可馴于士奎詹文鳳黃文蔚可馴中副榜早沒最知名孫四人紀堂有堂紹堂慶堂嗚呼師韓始微有知卽見先君子所常往來惟是文社之友若

鄭先生江金先生虞胡先生姚邱先生聞詩洎先生交久不渝
二十年來諸公遊宦四方先後徂謝獨先生歸然爲世儒宗晚
中痼疾遇文事猶筆削孜孜庶幾中未亡者先生沒而先友盡
矣表其墓其能無深痛乎

徵仕郎邠州直隸州判成君墓誌銘

有明賢相大名成文穆公之來孫別駕君今之良民吏也余客河朔君方宦游未得見洎來清苑君之子諲從學於蓮池因得讀君關中檠草詩而爲之序乾隆戊子君已歸田載通音問至辛卯而君凶問至諲且狀授使者請銘余與君神交久銘何容辭按狀君諱懷祖字蘭田號尙義晚節更號北樵我朝少傳保和殿大學士諱克鞏君之高祖也湖南糧驛道諱光君之曾祖也光祿寺署正諱泰清君之祖也光祿公長子候補主事諱文昭世稱過村先生者君之考也君本光祿次子湖口知縣諱文景之仲子而出爲過村先生後侍母魏太孺人於家康熙庚子丁太孺人憂時年十四哀禮兼至服闋受業於江介龔孝水先生雍正己酉補邑弟子員旋食餼譽雋一黌而連不得志於

鄉舉乾隆辛酉始舉選貢庚午除邠州直隸州判甫蒞任盡革諸陋規而自題其廳事曰佐牧倡僚期共致安民緝盜判邠懷古竊自方強恕求仁其後神君慈父之交稱己略具此兩言矣邠民耕涇河旁灘地水發則灘徙而糧存民爭新地訟由此起君親履畝計以新漲準舊沒而糧猶有浮者請於上豁之民感其惠屬邑淳化獲盜屈錢娃等捕役又妄牽毡匠張招爲盜黨令以峻刑致誣服獄具招母上控司臬檄君提訊令畏罪縱招去指爲脫逃而招乃自投審君遴得其實民以不寃君雖服習儒行上官以君名家子鍊習時務十七年中先後兼判乾州權知三水長武永壽三原諸縣事又入佐賓筵出理屯戍所至皆有聲其在三水有王三子者以匹布聘司氏女有年矣生員李珏復謀娶之王來訴而李之媒貢生張以誠代李呈婚書且以

女履爲答禮君知邠俗不用婚書而履褻物故論司氏宜以原布還王司氏言布久成衣願償其值君笑曰布卽古之儷皮純帛也而奈何逐利以壞大倫于是李張皆語塞而王之屈得伸三原有富商買三水人妻爲妾三原令庇商匿之不令赴審且寓札於君君卽以札冠文牒力索之商乃至而論如法其在永壽有白洪村九十老人扶杖奉驚以獻詰其故曰聞遠近咸頌縣有好官此五十年來所無也故願得一見最後在三原邑多巨族大賈號難治君至則包苴杜絕務在法無枉撓而其尤以幹局勞績著者甲戌乙亥間準夷之役諸城劉相國爲總督君從事幕府凡而廬帳馬駝芻糧倉猝立辦復屯田於黑河崑都崙之野豺狼盡出爲害君禱於神野獸絕迹兵民驚以爲神桐城方恪敏公繼至倚任一如劉公丁丑將以西師俘獲分賞官

兵先期徵車以待君自長武移永壽念夷眾尙遠盡遣車歸屆期畢集亦無廢事其於軍臺牙纛往來供頓如法巡撫滿洲鍾公器重之君屢報善最願屢爲忌者齟齬不克上遷在州修公劉墓建范文正公祠刻文於麗甌之石又撰邠志續筆以備一方典故已而勞瘁成疾惟寄情吟詠自適其志逮丙戌遂請長休告竊觀漢之黃霸拜丞相唐崔知溫晉中書令史傳皆列之循吏而宋史以州縣他日爲名臣則撫字之長不足盡其生平故宋三百餘年循吏惟十二人沿及元明史家援以爲例以君治行卓然有爲有守豈不可嗣武相門而僅僅以循吏見是朝野所共咨嗟也然嘗見世祿之子姓或躋顯秩而以貪鄙機變隕其家聲所在多有君自初束修克樹先門風範歸而主盟泉石羽可爲儀他日傳循良者亦何必以懷黃佩緋爲未竟所用

也哉君卒於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五卽以其年月日葬於某鄉某所配柳孺人大名府學訓導諱紳之女生子二人長卽廩生諱也次誠國學生女三人磁州諸生張鑑國學生張鎰魏縣壬午舉人崔述其壻也孫四人作肅作乂作哲作謀孫女三人銘曰

循吏工詩唐宋史未有君詩出塵而與韓蘇友嗜學則專內行逾厚卻婚於喪禮教是守於叔父族累暨祖姑元舅衣食死喪睦嫺調揀不隱贏金於官亦代償逋於友花醉柳吟無易其所守出處令名年齡中壽詎天道之不可知抑自有其不朽古之人云位不稱德者有後

歲貢崔闇齋墓誌銘

河朔之地有眞儒焉曰闇齋崔君諱元森字燦若余自癩癢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見士以理學名者類依倚達官貴人盜襲前人之說以欺世而行不見信於宗族鄉黨或際困厄遇小利害輒變易所守義不勝利往往而然己卯庚辰間假館淦上耳君之名而在廣平未久癸未復北之保州歷十年有孝廉素衣冠而過蓮西則君之子述也手行略乞銘而君之沒且踰朞矣序而銘之表余膺之夙服也君先世大監衛小興州軍籍明永樂元年遷大監都司於保定遂分置新安其再遷魏縣則順治間君之高祖贈通議大夫江蘇按察使諱向化也會祖諱維彥早卒祖諱緝麟康熙庚午舉人大城縣學教諭祖母趙孺人生三子長諱瀚次諱濂次諱沂俱縣學生君乃濂之長子出

爲瀚後少好學於書博覽強記入夜猶擁衾坐誦或無燈則映月然香而誦之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旋食廩餼自丙午迄丙辰凡五試順天皆報罷嗣是絕意進取後貢成均亦不赴君爲學嚴儒釋之辨北方自蘇門孫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學遠近信從君獨恪遵紫陽而尤愛玩當湖陸清獻公之書躬行以求心得薄世之無知妄作者未嘗著書乾隆戊辰丁本生父憂服闋猶素服不忍卽吉辛巳居本生母徐孺人喪亦如之先是叔沂無子諱言立嗣庚午沂病篤乃議以從弟之子秉純爲後族人覲家資故撓其事君訟於官始得直率秉純拜於匱前而悉以田產契券歸焉性甘淡泊絕嬉戲與人交必忠告然務隱人過獨樂道人善以爲常丁丑後漳水數入魏城城中民居盡毀君亦罔有定極而家益困然君能安貧又肯賙人急甚至田宅見侵

不較也時析魏縣併入大名元城君先後爲大名邑令所器重
不干以私故君雖不得位而樸學傳於生徒卓行稱於里黨庶
幾乎孔子言行已有恥孝弟信果之謂士歟知乎此而君之爲
眞儒可以無疑矣其他懿美有不必書者亦有君之意所不欲
言者故所載止此若其生卻鬼魅沒聞異香古嘗有之而君所
以不朽者初不在是君以乾隆三十六年月日卒享年六十有
三葬于某鄉某原配同邑李氏國子生九經女子二人述其長
也次邁述以庚辰副貢壬午與邁同舉於鄉揀選知縣女四人
壻則同邑諸生陳郡磁州張琬成安國學生逮緹同邑劉孟集
也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漳號衡漳其發滂湃決舊溢新爲趙魏害丁年淫霖魏廢其縣
河伯不仁菑及積善半歲七徙崩榛斷垣露冷采藕霜重衣禪

上湖文編補鈔

卷下

書

叢書汪氏遺書

天以艱阻顯其令名先生道大後彥學成蒔花種蔬高吟衡泌
羲皇上人濠濮間意體受全歸卜吉朔陞何以示後鑽石埋辭

京師寄答華曾三論聲韻書

承惠寄國書音註韻譜及等韻總譜分譜二函聲韻專門之學自慚淺陋何能窺其蘊奧至以清漢會合成書則此事古嘗有之元

原稿殘闕

本伯原嘗著華夏同音矣東園友間稱自大小

篆隸以至外化蕃書並不止蒙古新字也惜其書無傳不可得見國書僕曾肄習廢而不講者且十四年矣願伏誦來書亦有欲獻疑座右者國書之有十二字頭也我朝開國之初勳臣達海額爾德尼之所作或以爲沿於蒙古以其字形相類也或以爲昉自泰西以其與西儒耳目資相合也皆未足爲定論足下推本黃鍾九數六律六呂之相生是矣其後十一篇固皆卽首篇加一音以成音而首篇之百十三字其後一百七字又皆收攝於發端之阿額伊鄂烏五字

一百七字皆用此五字爲韻脚其第六字與第四字同音此字

不用取便此五字實寓五音之理嗣又別立魚雍二字而七音
讀者而已此五字實寓五音之理嗣又別立魚雍二字而七音
備律以守溫之三十六字母則俱在影母之位間嘗演之爲圖
以推明其說其文卽用清文未及錄寫就正竊觀等韻之學立
類爲母從類爲子立類者雙聲也從類者疊韻也若此五字在
等韻則子也非母也然國書尊之爲首者凡國語無不首此五
字且不特國語也今觀孩赤墮地未能語言但解呱呱泣耳而
開口曰阿再轉曰額繼是曰伊曰鄂曰烏五方之音不同而此
五音則無弗同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爲天地之元音也
今觀等韻則凡韻固無不收此五字者歌嘉迦瓜諸部皆收阿
字也根巾干間官關諸部皆收額字也金甘緘兼諸部亦皆收
額字也羈龜該皆媯傀諸部皆收伊字也公恭江岡庚驚諸部
皆收鄂字也孤俱高交鈎鳩諸部皆收烏字也此五字者豈非

十二篇之總彙乎其後十一篇之音讀之似有單雙之不同然以爲雙則無不雙矣不獨三六七八十十一十二之七篇若以爲單亦無不單矣如第十一十二兩篇疾讀之皆與第四篇相似而微有不同惟第三篇人所稱爲都盧者猶之華嚴之有彈舌音

經上字加口旁者是

羣書所無似不可以古韻強合至國書亦有切

音有二合三合者蓋字音之爲十二字頭所無者甚多字頭限於首篇之數是以非二合三合則不能該備豈能以十二篇盡之哉且國書以蟬聯見義其精微初不在於字頭字頭不過用爲識字之資無當於翻譯此所以精習國書者於此多不深求也嘗考吳草廬欲改羣爲芹改非爲威刪知澈床孃而添圭缺羣危是於字母有所增刪而猶不踰乎三十六之數趙凡夫於見溪羣疑曉匣影日則欲補以干開喬危好欲賧習於踰來則

欲補以運離以至華嚴之用四十二也耶蘇之用五十也悉曇
之用五十二也凡皆增多於三十六之外李如真則平聲用三
十一仄聲用二十一吳敬甫則減知徹澄孃敷疑而以微附喻止
用三十一葉敬君則減知徹澄孃敷疑而止用三十方浮山用
二十三張洪陽蕭尺木又俱止用二十多寡不同若此今字典
一書纂自安溪李文貞公桐城胡襲參司業實得韻學之傳於
安溪嘗作等韻聲形攷一書首列五圖次分平上去入四卷亦是合清漢爲一
書曾經疏進未邀採錄施行其書用四十五母仿佛華嚴然以
孃知徹澄敷五字附於泥照穿床非五字之下而別增無字之
母十一位以爲確不可易司業欲盡補有音無字之字凡四百四十以補從來未有之缺豈知國書
缺者更多不勝其補蓋此事非口授不明時司業已病風舌強
國書四聲同一字也深恨相見者晚無能得其傳而今乃又得足下也身廢學漏幸

師資之有人他日歸里尙冀不吝賜教

與傅鴻臚書

去年秋學徒南還得接手教發函伏誦如與良友對面而語且知耳目明達身其康強懽喜何量執事甫還朝卽膺遷擢從此登台輔秉國鈞皆不足爲執事榮所難者不負所學耳聞十年來著書甚富惜不得見之竊每自維讀書不患無心得顧心得得不本自躬行則所謂得者非得耳僕放廢日久暇輒窮經深悔少年溺沒於雕蟲之技少好強記不幸稱譽於人益務爲博覽孰料憂戚奔走事變之來都無把握忽忽至於年衰神耗並向所讀書畧不省記乃知玩物喪志非虛語也性耽讀易注有成書孝經亦成一卷四書及他經時有見解多與學人講習得之又有雜著說部數種不談時事不值忌諱惟是考核典籍冀有小補於後之學者凡皆稿草未曾繕寫欲先摘鈔數紙請正

而自秋及春內人感沈繇之疾呻吟牀席舍弟之婦又患癆症殆不能起家無持門戶者百憂攻中筆墨都廢昔執事爲僕序古文今十七年矣序稿藏之篋笥愧無以赴期望而斐然述作亦舍執事無可與語者終當就正於有道也僕家口寥寥倘在鄉里作句讀之師已足餬口而頻年爲客於外者此身有當爲之事非財不行四五年中呈繳先君任內分賠着賠之款葬三代未葬之親並五世以內無後者皆葬之又爲舍弟婚娶類非修脯豐盈不辦也古詩云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曰歸曰歸何日忘之執事十年來已生子否寒家自先高祖遷杭師韓爲高祖以下之宗子而後嗣杳然精力日就衰憊自念宦途之再跌不起不足恨世情之眾謗交集不足尤而此事便已眷言顧之能不潛焉出涕哉嗟嗟以僕之庸碌而負元惡大憝之名以

僕之迂拙而謂出尋常意料之外君子必自反也亦惟日恐懼
修省以沒世爾矣頃因學徒公車北上肅奉尺書胸中無限有
書之不能盡者春分節屆寒熱不常諸惟起居珍重珍重不宣

遺桂方來孝廉地下書

自乾隆二十三年與兄別至二十七年始復相聚竊見兄之意興精神迥非疇昔而兄每見必力疾談款嘗一步行至弟舍弟深以不自珍攝爲咎兄唯唯顧不肯以輟頓加愼而弟則心甚憂危也夏初執別握手丁寧尙期後會且以兄胸懷曠達宜可頤養天和損疾適喜嗚呼孰謂別未逾年便成永訣哉比年梁二構亭服官欒城去平于三月之程故雖與兄別而音問常通乃上年七月七日寄弟之書謂此後不更作札當時特以爲眼翳手硬云爾豈知此語竟成讖乎兄之長逝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春初金門自保陽來貽書告以凶耗弟更欲問信欒城而構亭有盤山之役未幾大兄之書至時弟將挈家累赴保陽蓋爲當路所驅迫出自強勉既卸裝而內子痼疾陡發日經營醫藥

於舉目無親之地節踰重五遽爾悼亡弟心緒既惡勞瘁復深
含殮事畢一旦病劇伏枕彌月逮六月方得起坐搦管作書距
兄之沒已閱半年距訃書之來亦三月矣兄在時豈有寄書睽
隔日久若此者嗚呼尤可悲也憶昔與兄定交年甫弱冠同盟
友二十餘人惟兄一見如石投水莫之逆也居址隣近朝夕過
從中間人事變遷此二十人者或早沒或爲客于外亦有無他
故而頻歲不相往來其能歷久不渝者曾無幾人未嘗不嘆盟
社無益於交道而心朋心友如兄者初不繫乎屢盟也兄素不
爲詩獨前歲曾一和弟寄懷之律弟於文性不喜填詞亦獨爲
兄按譜作南呂楚江情一曲相寄凡皆破常例爲之從未施於
他友者而今已矣而兄已返其眞而我猶爲客悲夫

原本似殘

題陶秉虔類函纂要

類書之名始見新唐書顧唐志所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在宋已無傳陳直齋謂當以北齊祖珽修文殿御覽爲首唐後類書日多唐若虞世南北唐書鈔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徐堅等初學記白居易白氏六帖宋若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楊億冊府元龜葉廷珪海錄碎事及淳熙十五年作不著名氏之錦繡萬花谷皆其久而猶存者明志一代人著作而類書多至二萬七千餘卷乃今所流行則惟唐順之稗編陳禹謨駢志彭大翼山堂肆考袁黃羣書備考凌以棟五車韻瑞黃一正事物紺珠彭儼五侯鯖陳仁錫潛確類書與夫屠隆漢魏叢書毛晉津逮秘書耳類書在宋以前者所載往往有後世未見之書故雖學比餽飢獺祭而每爲學士所珍收我

朝淵鑒類函一書則仍明俞安期唐類函之名而實總彙唐宋以來諸家無所不錄美哉廣大悉備矣然其文繁帙富遍閱爲難今得陶君秉虔輯成類函纂要可以藏之巾箱攜之行篋昔吾友杭丈莖浦晚年鈔撮兩漢蒙拾文選課虛二編所纂祇一書耳而人爭構之是編門類一準類函而能斂博爲約吾知他日必有若論衡詩細秘之帳中者矣

金絲錄題詞

烟草之名若石馬浦城衡湘之紫以地青黃以色生熟以製大率市暨賣價之名傳於牛童馬走之口以余所聞曰打姆巴古曰淡巴菰曰淡把姑曰淡肉果曰擔不歸曰醺曰金絲醺曰金絲烟曰芬草曰烟酒總名曰烟世未悉其名莫究所始遂疑起自近百年來者暇日采諸舊聞附以詞流題詠歸之於懲戒彙爲金絲錄昔東臯子述太樂署史焦革酒法桑苧翁備言茶之原之法之具並尊以爲經以烟草鋪棻畛歷亂冬春浮食籍之百甕準罍筴之萬口茶鎗酒榼時交進焉著於錄或者不爲文士所鄙笑耶

與徐友竹論林鹿庵歲寒堂存稿書

歲寒堂存稿已逐篇雜誦一過其文筆力健而氣豪邁宜負一時之名但詳閱之每有不愜於心者中多牢騷憤懣之詞好持論而不必本諸經術又每借助成語無成語卽不能以達意而應酬徇俗之作亦時有之往往不能脫崇正間制義習氣竊疑其根柢淺薄其人狂簡一流傲睨流輩未必肯就正有道是以不知所裁凡於篇法句法字法細微之處不能周密其自言取法於魏叔子今觀其集去叔子遠矣叔子雅而此則俗也叔子清而此則濁也故不惟不爲竹垞西河諸公所稱亦不與於西泠十子之列十子到今已多泯沒況其不及十子者展誦之下未嘗不歎其負不世之才而惜乎少下學之學也此道在今舉世無可與言惟高明或不以爲過耳

節署讌集詩卷書後

往余僑寓平于之國有曲周王用晦廣平尉山陰李南陔以詩
投贈永年胡麟趾論難經傳相得甚歡比年來用晦亡南陔去
麟趾老病而余亦重以死喪之戚意忽忽不自得癸未秋乃與
諸君子會合文字之飲隨時間舉而分韻賦詩人人有作則茲
會爲始旣彙錄成卷適方君翀寰至因乞題篆於卷端是十一
人者王君一杭早摧幢息機葛君肇武復朋松友石公府羔雁
匪爲身謀若張君寶田仕稍進矣位猶未充如裴孫二王三方
皆負卓絕之能匏繫羈附浮沈下寮余嘗嘆夫天之生才而才
之爲用於世不相符也昔在都畿見夫袞袞登臺省者以爲其
才洵美則其盛名宜耳而世之才而不達者多有其人卽以諸
君子出其麗藻清製與夫筆精墨妙亦何減諸鉅公者何其用

於世者同而所以用者不同也豈其天故遲其任以有待耶不然則其果遜於諸鉅公者耶余蓋疑不能明也而特幸放廢之身所至得從英賢者遊以慰岑寂而消鄙吝天之於余則厚矣夫人固有顯榮不必樂而羈孤不必憂類如此夫

丁巳刻詩引

今稱詩之道有二焉曰應制曰應酬其若朝會侍直扈從紀恩館課之作皆類應制者也應酬之類不勝數余年踰弱冠始學爲詩未嘗舉示人獨與城南一二舊遊時時有還往因繼之作應酬詩師以習國語故詩學不程督於師性復懶造請一二舊遊有以祝賀哀輓爲請者雖不一謝遣非其好也所好者自寫胸臆奮發求進於古人然移時不釋意往往棄去初余賦龍書一章並歌行數篇抄請業於臨川李先生先生才之數語所知人不謂然也而同里鄭筠谷先生其稱賞乃一如李先生所云且贈之詩蓋又嘗以作詩謁吳郡王次山先生矣先生之樂獎勸也過於李先生人或告余曰聞王先生於君歎絕也然或索觀輒不逮所聞而王先王平生少所可又不悅於人也夫余之

塊處而苦吟勤勤屑屑搜索塗改而疵類百端不自知其解未也而蒙采覽於三先生余之鬱勃礪落狂草細書肆滂葩以自熹適其適矣而執不可於人人詩一小技耳君子德名爲幾句其不以毀譽動於中持容容之計而易其所好曾文章之足云今年省覲出京師彙凡所爲詩刻木焉將間道於有道之士因自序其學詩之由來或曰吾子有詩焉若是而不工於今之言詩者之體也惜乎

磬雲和尚像贊 並序

我聞佛具三十二相現千百億化身而其究竟不外乎性相眞如相此無相之相也若夫有相之相連日月面殊祥奇表應運會而生又千百億身之一而隨在可以旃檀紫金寫之也保定郡治當都畿佛地北郭崇慶禪林顯於明萬厯間越百年而道場凌替自磬雲和尚來主法席宗敎乃鼎興焉和尚俗姓闕氏吳中書令都鄉侯澤之裔族望會稽而家於江蘇之崑山始自髫齡辭家入道逮年二十受具戒通經律矢志參方得法於維揚定悟老人派衍平陽爲 國師木陳忞公五世孫乾隆乙酉將謁文殊於清涼道出保州一時長老欽風公卿賓禮值崇慶方丈虛席虔請開堂於是駐錫臨壇秉拂宣義白黑宗仰學眾盈庭辛卯之春大演迦維之法菩薩比丘戒弟子雲集響臻蔚

然稱盛余以僑士留滯蓮西於今十稔戊子春當事請和尚轄
蓮池菴幢精舍遂得時相過從習見儀範茲示以友人所繪晏
坐之像如意指揮圓光四照余向嘗爲序其同戒錄矣頃復屬
爲題記乃作贊曰

優曇一現日再中心含眾妙開慈容無我相有眞實相住紛陀
利人天宗孰識雲電繞眉目孰知見覺無色空急須着眼看仙
者莊嚴供養傳無窮

釣述

上湖居士歸於上湖方夏湖流平渟俯敞若空魚綠空可數於
時令儔侶泛艇子酌酒而飲飲有酒所句則投竿而釣魚出蘊
髻間聚爭餌或沒或出綸隨而東西少縱收綸而視之無魚也
餌則盡去已復設餌而投引而出不易前眾相顧而笑居士曰
水至清則無魚湖之清而魚何眾也魚有樂於清者耶釣者魚
之所不樂也得餌以去而無何句魚樂矣魚不知餌之不樂乎
魚也餌不樂魚而魚反得其樂釣者樂得魚而吾之徒乃不得
魚而亦樂也夫人之銜鬻祿利之途而行險以徼幸斯魚之類
乎夫人固有冲澹和易而不以得失介於中吾徒之釣近之矣
釣機事也而君子行之以不能機何謂不能機蓋昔王方平有
言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

記注硯銘

君舉必書臣持纍注起居係直而出臣匣研記注畢母將母必
母相好逸是惟乾隆改元冬十月

賀蘭山石研銘

賀蘭山勢天馬行采石製硯儒先生俾彼雲漢瞻彼星東方之
月光明明文瑞不爲草檄露布興其將著漢二史唐一經硯質紫
章有星月雲漢之文

井田研銘

目耕舌耕石田之謀雖有饑饉乃亦有秋

風字研銘

調調之刁刁我歌且謠爾惟風吾石交

舍弟學字研銘

識六七認之無次千字不一書破萬卷承權輿

銅雀硯銘

金鳳臺改石室傾葛屨山下京觀平錫花出土縑紋生雀不解
渴宜管城贈者誰魏國先生銘者誰子墨客卿

土星硯銘

土星體圓長如卵泰西以
大千里鏡測而得之

割紫雲象填星若時雨降用則靈功在五三六經

井硯銘

井冽寒泉汲修綆障百川

瓜硯銘

包以杞巾以絺陸離五色生芸臺吾豈匏瓜也哉

補刻竹垞鳳尾硯銘跋

朱彝尊作銘文付昆田四十春歸敬身贈韓門汪師韓哦七言

又卅年銘補鑄紀因緣蓮葉間

研屏銘

墨之墨照以潔白研之平仰其高明不植則仆則棲筆寢牘嗚呼是其建績於日之餘而可以補文房之寶之所未嘗錄者乎
筆銘

可以椽之鉅可以絲之細君不中書耶其惟古公之銳